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UIZU ZHIJIA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陈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UIZU ZHIJIA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陈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娅琍 吴 琼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家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陈翰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43-1

I. ①贵… II. ①屠…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176号

贵族之家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陈翰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8

字 数：30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43-1

定 价：32.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贵族之家.....	1
一	1
二	3
三	6
四	7
五	12
六	14
七	17
八	21
九	27
十	30
十一	31
十二	35
十三	37
十四	38
十五	39
十六	43

十七	46
十八	50
十九	52
二十	55
二十一	56
二十二	60
二十三	61
二十四	63
二十五	65
二十六	71
二十七	75
二十八	77
二十九	80
三十	84
三十一	87
三十二	88
三十三	91
三十四	93
三十五	98
三十六	102
三十七	105
三十八	108
三十九	111
四十	117
四十一	122
四十二	123

四十三	128
四十四	133
四十五	136
尾 声	139
 前 夜	 146
一	146
二	153
三	155
四	158
五	161
六	166
七	169
八	172
九	177
十	180
十一	184
十二	187
十三	190
十四	192
十五	196
十六	205
十七	209
十八	214
十九	218
二十	221

二十一	223
二十二	225
二十三	230
二十四	234
二十五	237
二十六	242
二十七	243
二十八	245
二十九	249
三十	253
三十一	259
三十二	261
三十三	264
三十四	272
三十五	277

贵族之家

春光明媚的一天已近黄昏，澄澈的天空中漂浮着一小朵一小朵玫瑰色的云霞，那些云朵仿佛不是缓缓地飘过，而是渐渐消失在碧空的尽头。

在省城 O 市靠近郊外的街道上，一幢豪华的住宅敞开的窗前（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坐着两位妇人：一位五十岁的光景，另一位则已然是个老太太了，七十岁左右的样子。

年纪稍轻的那位名叫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卡里金。她的丈夫是当时省里一位相当能干且出名的检察官，为人机智勇敢，但又易怒并且固执，可惜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过世了。他受过不错的教育，上过大学，但由于出身寒微，年轻时就知道必须努力为自己的前程打算，并且大量地积攒钱财。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嫁给他是因为爱他。他相貌英俊，头脑灵活，况且，只要他乐意，还会非常讨人喜欢。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娘家姓别斯托夫）幼时就没有了父母，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读了几年书，从那儿回来以后，就住在离市区五十里远的自家田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里，与她的姑妈和哥哥为伴。哥哥不久被派到彼得堡任职，她和姑妈由他供养着。他待她们很坏，一直到死神突然降临，结束了他的前程为止。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那儿没住多久，卡里金便俘虏了她的芳心。婚后，他们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换取了另一处收益要多很多的田庄，但是那里并不美丽，也没有宅子和花园，与此同时卡里金又在 O 市弄到一座房子，便和妻子在那儿定居了下来。这幢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面朝市郊的田野。

卡里金受不了乡村孤寂的生活，便决意道：“这样一来，也就不必老往乡下跑了。”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打心眼儿里感到惋惜，她舍

不得美丽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舍不得那快活的小溪流，广阔的草地和那绿油油的树林。不过她从来也不会违背丈夫的意愿，对于他的智谋和阅历她一向是敬佩有加的。而在婚后十五年，当他撇下一儿两女去世之后，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已然完全习惯了这幢房子和城市里的生活，再不想离开O市了。

年轻时，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就享有金发美人之称，虽然已近五十，仍然风韵犹存，只是略显憔悴，体态也稍臃肿了一些。她这人与其说心地善良，不如说是多愁善感，成年后仍然保持着贵族女学生特有的习气，她随心所欲，动不动就发火，生活上哪怕一些小小的习惯遭到破坏，也都要掉几滴眼泪。不过，当一切尽如她所愿，也没人跟她冲突的时候，她待人还是特别亲切可爱的。她的住宅在这座城市里可称得上是最舒适的一个了。她的家业也很丰厚——主要是由她丈夫挣来的，并不是靠继承。两个女儿跟她住在一起，儿子则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里读书。

跟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一起坐在窗边的那位老太太，正是她的姑妈——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别斯托夫——她父亲的妹妹。回首往事，她们一起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度过了许多个寂寥孤独的岁月。别人都说她古怪，一副犟脾气，对谁都是当着面地实话实说，即使家境拮据不堪，招待客人时也好似拥有万贯财产似的，丝毫不吝啬。她不喜欢卡里金，侄女刚出嫁，她就远远地搬回到自己的小村庄，在一家农户的那间连烟囱都没有的茅屋里生活了整十年。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多少有点儿怕她。

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身材矮小，鼻子挺直，虽然已年逾古稀，却仍是满头青丝，耳聪目明，走起路来依然步履稳健，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说起话来口齿清晰，声音尖细却很响亮。她喜欢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包住头发，穿件白色的短上衣。

“你怎么啦，这是？”她突然问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怎么老唉声叹气的，我的上帝。”

“没什么啦，”另一位说，“多么绚丽的云彩啊！”

“你是不是不想看到它们逐渐消逝？”

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沉默不语。

“格杰昂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呢？”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着，一边快速舞动着手中的毛线针（她在织一条宽大的披肩），“或许他会和你一起叹气，要不他也会东拉西扯地说个不休。”

“您为什么对人都这么苛刻呀！谢尔盖·彼得洛维奇人不错，很值得人尊敬呢。”

“哼！值得尊敬？！”老姑妈没好气地念叨着她的话。

“他对我那过世的老伴儿非常忠心！”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接着说，“一直到现在，一想起我老伴，他还是总能动真感情。”

“那是理所应当的！别忘了是你丈夫拎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污泥里拉出来的。”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小声嘟囔着，手中的毛线针飞舞得更快了。

“看起来倒挺老实的，”她接着说，“都一把年纪了，一开口要么撒谎，要么乱嚼舌根，还是个五等文官呢！不过，话说回来，他不过是个牧师的儿子罢了！”

“谁会不犯点儿错呢，姑妈？他的确有缺点。再说谢尔盖·彼得洛维奇，他没受过教育，不懂法语，不过不管您怎么想，他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是啊，他老是奉承你。不就是不会说法语嘛，不算什么大的缺点！我自个儿的法语也不怎么样。他要是什么话都不会说倒还好，就不会撒谎骗人了。喏，他来啦，还真巧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朝街上扫了一眼，接着说，“瞧他正昂首阔步走过来了，你的‘讨喜’的人儿。瞧他那儿瘦高个，还真像只鹭鹭！”

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髻发。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冷冷地望了她一眼。

“那好像是根白头头发啊，上帝呀！你该好好教训教训你的帕拉什卡。她那眼睛是怎么看的呀？”

“哎呀，姑妈，您怎么……”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不满地小声嘟囔着，手指边拨弄着坐椅的扶手的边饰。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到了！”一个满脸通红的小仆从从门口跑进来，大声喊道。

二

进来的人个子很高：他穿着一身整洁的礼服，只是裤子稍嫌短了点，手上戴着一副灰色鹿皮手套，打两条领带——一条是黑色的，另一条在下面，是白色的。整体看上去，无论是端正文雅的面容、梳理得光滑整齐的两鬓，还是那双不会发出刺耳声响的平底皮靴，都显得彬彬有礼，

风度翩翩。他先向这家的女主人行了个礼，接着便弯腰向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致意，然后再一边摘掉手套，一边走到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跟前，在她那只白嫩的胖手上毕恭毕敬地一连吻了两次，然后不慌不忙地坐在扶手椅上，轻轻揉搓着指尖，微笑着说：“莉莎维塔·米哈罗芙娜近来好吗？”

“嗯，很好，”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回答说，“她正在花园里呢。”

“那叶莲娜·米哈罗芙娜呢？”

“她也在花园里。您又带来什么新鲜事了吗？”

“当然有啊，哪能没有呢。”他慢慢地眨巴着眼睛，撇撇嘴说。“啊哈！……喏，听我慢慢道来，这可是大新闻，而且是特大新闻：拉夫列茨基·费奥道尔·伊万内奇回来了。”

“费卡！”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激动地高叫道，“得了吧，你该不会又在撒谎吧，我的天哪！”

“这决不是撒谎，是我亲眼所见。”

“得了，这恐怕也说不准吧。”

“他长得结实多了，”格杰昂诺夫斯基佯装没听到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的话，继续说，“肩膀更宽了，精神也好了不少。”

“长壮了？”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一字一顿，慢吞吞地说，“照我看来，他怎么可能壮实得起来呢？”

“就是，”格杰昂诺夫斯基也怀疑地说，“这如果换作别人，怎么还有脸在众人面前出现呢！”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打断他，“这话怎么说？回到自己的故乡——请问，要不叫他躲哪儿去呢？再说了，他又有什么过错呢！”

“夫人，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做妻子的行为不检，丈夫总是有些责任的吧。”

“我的上帝，你之所以能这么说，是因为你还没结过婚。”格杰昂诺夫斯基极为僵硬地笑了一下。

“我能问一句吗，”沉默了片刻以后，他说，“这围巾织给谁的啊？好漂亮。”

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迅速地扫了他一眼。

“我是给那些从来都不造谣生事，不要滑头，也不会扯谎的人织的。”她的话中带刺，“要是这世上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费卡这个人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唯一的过错就是把老婆惯坏了。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可是这些基于恋爱的婚姻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老太婆瞟了一

眼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站了起来，说道，“现在，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爱说谁的是非就说去吧，要说我都行，我这就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了，慢慢聊吧。”

“喏，瞧瞧，她就是这么一个人。”目送姑妈出去了之后，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又说，“老是这样！”

“到了她这样的年纪，也是无可奈何的！”格杰昂诺夫斯基说。

“瞧，她总说喜欢那些不要滑头、不卖弄小聪明的人。可如今又有谁不要滑头呢？世道如此。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特别受人爱戴的人，跟您说吧，官还做得挺大的呢，他就常说：‘现在就连母鸡吃食，也都要耍花招——总是装作从容不迫的样子，想方设法从一旁绕过去。’可是您，我亲爱的女主人，您却纯真美好得像天使般，请让我吻一吻您那尊贵的纤纤玉手，以表示我诚挚的敬意。”

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微微一笑，就把她那五指张开的一只胖手递给了格杰昂诺夫斯基。他把嘴唇凑上去，在那只手上吻了吻。她把自己坐的安乐椅往他旁边挪了挪，微微弯下腰凑过身去，小声问道：

“那么，您是真的看到他了吗？他看起来还好吧，身体健康吗，精神是否焕发？”

“是的，他很好，看起来一点事儿都没有。”格杰昂诺夫斯基小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他妻子如今在哪里？”

“前段时间她曾在巴黎待过，现在，听说去了意大利呢。”

“这太可怕了，说真的——费卡的处境可真是太糟糕了，我想象不出，他怎么能承受得住。话是说的没错，人有旦夕祸福，可这也太不幸了，他的这件糗事可是弄得整个欧洲人尽皆知了。”

他点点头，叹了口气。

“是啊。听说，她结识了一些演员和钢琴家，按照当地的说法，那可就是跟野兽做朋友啊。她怎么一点儿也不知自重。”

“真是，的确非常遗憾。”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说，“要知道，谢尔盖·彼得洛维奇，若论到亲戚关系，他还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呢。”

“那还用说，这我知道。凡与您家有关的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当然早有耳闻。”

“那您认为，他会到我们家来吗？”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不过听说他打算回自己村子里去。”

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抬头望着天。“唉，谢尔盖·彼得洛维奇，一说到这些事情来，我总是想，我们女人的行为举止确实应该谨慎些才是！”

“所有的女人都是不一样的，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但可悲的是，

总有这么一些女人，她们性情乖戾、反复无常、不知自重……嗯，这大概与年龄也有很大关系，还有，有些女人是从小就缺乏管教，不晓得三从四德。（谢尔盖·彼得洛维奇从他的衣袋里摸出一块方格蓝色小手帕，把它打开。）说实在的，有时确是有这样的一些女人。（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用手帕的一角把自己的两只眼睛轮流擦拭了一遍。）可是，一般而言，如果真要论是非对错，那就该……这城里的灰尘可真够大的。”就这样他结束了自己的话。

“妈妈，妈妈，”一个长得标致可人、约摸十一二岁年纪的小姑娘跑了进来，边跑边嚷道，“伏拉季米尔·尼库拉伊奇骑着马到我们家里来了！”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闻言立刻站起来，谢尔盖·彼得洛维奇也跟着站了起来，鞠了个躬。“叶莲娜·米哈罗芙娜，你好！”说完，出于礼貌，他走到墙角落里，紧捂住自己端正而高挺的长鼻子，擤起鼻涕来。

“真威风啊，他的那匹马！”小姑娘继续说，“刚才在篱笆门旁他跟我莉莎说，他想要骑马到前面来。”

果不其然，随着“得得得”清脆的马蹄声，大街上来了一位身形健美的骑士，跨着一匹枣红马在敞着的窗口前停下来。

三

“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您可好啊！”骑士声音响亮，愉快地高喊着，“这是我新近买的一匹马，您看怎么样？”

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应声踱到窗前。

“您好，伏拉季米尔！是啊，可真是一匹好马呀！从哪儿买的？”

“马匹采购员那儿……他要价可高了，真是个土匪。”

“它可有名字？”

“奥兰多……有点俗气的名字；我想给它改一个……Eh bien, eh bien, mon garçon……^[1]瞧，它顶不安分的！”红马连连打着响鼻，四只蹄子不停地踢腾着，长嘴一直向外喷着白沫，左右晃动。

“过来摸摸它，里诺奇卡，甬害怕……”

[1] 法语：好啦，好啦，我的孩子……

小姑娘小心翼翼地从窗口把手伸出来，只见奥兰多突然前蹄腾空，竖立起来，躲到一边去。骑马的人并不惊异，他不紧不慢地用小腿把马夹紧，在它脖子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并不顾它的反抗迫使它又停在窗口下。

“Prenez garde, prenez garde^[1],” 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不停地说道。

“您快来摸摸它呀，里诺奇卡，”马上的人又嚷道，“它不会再撒野了。”

于是小姑娘再次伸出手去。她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它颤抖的鼻孔，马儿仍旧不停地抖动着它的脑袋，一边咀嚼着口铁。

“真是太好啦！”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高兴地呼喊了一声，“您可以下马了，进来吧，到我们家来坐坐吧。”

骑手轻巧地掉转马头，将马刺一夹，策马便沿街跑去，进到庭院里去了。不一会儿的工夫，他便跑了进来，手里的马鞭挥舞个不停，他就这样从前堂走到客厅。就在这时，另一个房间门口，一位体态硕长，亭亭玉立有着一头乌黑秀发的十九岁姑娘——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的大女儿——莉莎出现在门口。

四

刚才给读者们介绍的这位骑马的年轻人，名叫伏拉季米尔·尼库拉伊奇·潘申。他是内务部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名特派官员，现在就职于彼得堡。他来O市的目的是来完成一个由省长宗年别尔格将军亲自指挥的临时任务，而这位省长又恰巧是他的一位远房亲戚。他的父亲是个嗜赌如命的赌徒，曾担任过骑兵上尉。他长着一双漂亮眼睛，十分迷人。但是他看上去总是很疲倦的样子，嘴角还神经质地抽搐着，他常常光顾京城里的两个英国俱乐部，几乎他的一生都混迹于显贵之中。大家公认他是精明但不十分可靠的人，不过他人还不坏，是个亲切可爱的家伙，大家也乐意与他交往。他虽然十分精明，却也经常困窘不堪，到头来只给自己的独子留了一份已趋衰败的微薄家业。然而对于儿子的教育，他

[1] 法语：小心啊，小心啊。

并没有放松过，他按照自己认为好的方式教育他。潘申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也说得相当漂亮，德语却差强人意。不过这也并不奇怪，上流社会的人们在当时都不屑说德语，当然，某些特殊场合除外，比如在开玩笑、打趣逗乐时，蹦出几个德语词儿，也是无伤大雅的。打从十五岁起，潘申就已经可以毫不扭捏地随意进出别人家的客厅，与人愉快地打交道，当然，他更会识时地起身辞别。父亲替他攀上了很多有用的关系，哪怕在洗牌的空档，或者是赢了个满堂彩的时候，他都不失时机地插上几句，告诉所有显贵的牌友，说都是托自己的“沃洛季卡”^[1]的福。说到自己，当他还在大学的象牙塔里，还没毕业之前，早就结交了一批出身名门的青年才俊，并开始出入一些豪门显贵的家庭，成为他们的上宾。大家都乐意接待他：他仪表堂堂，潇洒不羁，儒雅健谈，风趣机敏。他的身体强健，不管是做什么，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在庄重严肃的场所，他就谦恭有礼；到了随意轻松的场合，他就风趣健谈。总之，他是一个让人自豪的同伴，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他处心积虑跻身的上流社会似乎在他面前一览无余。不久潘申就学会了上流社会那套左右逢源的秘诀。他真心地对这套准则充满敬意，但常常表面上他是以半讥半讽的倨傲的态度胡诌瞎扯，而且装作对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以为意的样子。他舞技超群，衣着打扮俨然一副英国绅士派头。很快，大家就公认他是全彼得堡最可爱、最机灵的年轻人之一。

的确潘申的精明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不过同时他也才华横溢。他几乎样样精通，唱歌很动听，画画则一挥而就，诗写得不错，舞台戏也演得很好。不过才二十八岁的年纪，他就已谋得一个宫廷低级侍从官的官职，这可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潘申对自己所具有的智能才干，对自己的远见卓识有着十足的信心。他自信满满，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全力以赴，向自己的生活目标迈进，他生活过得一帆风顺，悠然自得。任何人都喜欢他，无论是长辈还是年轻人，对此，他也早已习以为常了。而且他自信有洞悉别人的能力，尤其是他非常了解女人，了解她们共有的弱点。他是略懂艺术，认为自己激情澎湃，有点儿飘飘然陶醉其中，十分容易兴奋冲动。所以他放纵自己种种放荡不羁的越轨行为，逢场作戏，寻欢作乐，结识非上流社会的人。一般说来，他是率性而为、非常随便、放浪形骸的人，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是冷酷无情，狡诈阴险，即使在极度放纵狂饮之时，他那深邃的棕色眼睛也总在不停地刺探着外界的一切，这个放浪不羁的青年人决不可能完全沉溺其中。换句话说，令

[1] 伏拉季米尔的小名

人称赞的是，他从不将胜利挂在嘴边。刚来到O市不久，他立刻就成为了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家的座上宾，与他们家人融洽相处。而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尤为喜爱他。潘申亲切地对在场的每一个人微笑点头致意。并与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和莉莎维塔·米哈罗芙娜亲切地握了握手，还轻轻拍了拍格杰昂诺夫斯基的肩。接着他踮着脚尖转身双手捧住里诺奇卡的脸，并吻了吻她的额头。

“这真是一匹凶悍的马，您骑着不觉得害怕吗？”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问他。

“怎么可能呢，它其实很驯服的。不过，我害怕的是——是和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玩纸牌，昨天他在别列尼岑家可是出尽风头，而我却输了个精光。”

格杰昂诺夫斯基立时尖声笑起来，这笑声里的讨好意味谁都听得出他正在巴结这位来自彼得堡的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员及省长的亲戚。他在与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聊天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提到潘申出色的才华。不应该这样吗，他心里暗暗地想，怎么可以不巴结讨好他呢？这位年轻人在所有上层社会的圈子里非常有名，工作也是相当出色的，却又谦恭自持，丝毫不自命不凡。其实，甚至在彼得堡，人们也都觉得潘申是个精明干练的官员。他工作起来特别勤快投入，而谈到自己工作时却总是漫不经心，恰恰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所特有的素养。他从不标榜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特殊的重要意义，不过，他确是个如假包换的勤勤恳恳办实事的人。长官们都喜欢有这样的下属。他自己也确信无疑，只要他高兴，将来一定会平步青云的。

“您说我出尽风头，”格杰昂诺夫斯基接着说，“您可别忘了，是谁上周把我的十二卢布赢走的？还有就是……”

“噢，你这个混球，”潘申略带亲昵却又有点儿轻蔑地稍带鄙夷地打断他的话，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向莉莎走去。

“我找不到《欧伯隆》的序曲，”她对她说，“别列尼岑只不过是吹牛罢了，说什么只要是古典乐曲，她都一应俱全。事实上，除了波尔卡和圆舞曲，她似乎也拿不出什么了，不过我已经往莫斯科去信了，一周后您就能拿到这部序曲了。还有，”他接着说道，“昨天我新创作了一首抒情歌曲，并亲自填写了歌词。您想听吗？不知道效果如何。别列尼岑听过，觉得很好听，不过她的评价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我想要听听您的意见。可是，我想……要不还是下次再唱吧。”

“要等到下次，为什么呢？”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打断他说，“为什么不现在唱呢？”

“那好吧，”潘申轻声说，脸上掩盖不住一丝得意、阿谀奉承的笑容，而这笑容仅就一霎那就消失不见了。他将椅子用膝盖往前顶了一下，便坐到钢琴前面，先弹了一串和音，便放开嗓子，圆润清晰地唱起了这首自创的抒情歌：

高空朵朵白云
皓月飘浮其中；
迷人的月光，
在云层间飘移，浮动。

我心灵的海洋呀，认定你
你是我心中的皓月，
无论是在它欢乐时，还是忧伤，
都是为你一人。
我的内心充满了爱的烦恼和忧愁，
这忧愁来自默默无悔的追求。
我内心苦不堪言……
而你却似那明月，
却如那轮明月，不曾感到意乱心慌。

这第二段歌词连潘申自己都唱得陶醉其中了，声音极富感情，顿挫有力，伴奏如同疾风骤雨般袭来，隐约中似乎听得见澎湃汹涌的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当唱到“我内心苦不堪言”之后，他轻轻地吐了口气，发出一声长叹，眼睛低垂，于是声音渐渐减弱了下去。他演唱完毕之后，莉莎就马上赞美这首歌的曲调优美婉转，玛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赞叹：“真是美妙极了。”格杰昂诺夫斯基甚至夸张地大声喊道：“简直动人极了！不论是诗，还是和音，都那么荡气回肠，动人心弦！”带着孩子特有的崇敬的眼神，里诺奇卡怔怔地望着唱歌的人。总之，在座的人都很喜欢这位年轻的业余作曲家的原创歌曲。一位刚刚走进来、年岁已高的老人站立在客厅门外前厅里，从他低垂着头的肃穆的脸和略微耸动的肩膀不难看出，潘申的抒情歌曲或许能讨得别人的喜欢，但却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这位老人在门口逗留了片刻，用一块厚厚的手帕拂去他靴子上积累的灰尘后，忽然双眉紧皱，嘴唇抑郁地紧闭，弯下那本就有些佝偻的背，慢慢地走到客厅里。